



八月雨季，公交人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

八月，雨季如期而至。乌云压低，雨滴如注，道路被积水淹没，给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风雨中坚守岗位，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们就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公交人。

清晨，天还未亮，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公交驾驶员们已早早来到场站。面对雨天，他们深知要更加谨慎，提前做好出车前的准备。仔细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明亮，确保在雨雾天气中能清晰地警示其他车辆和行人；反复调试雨刷，保证能正常工作，为自己提供良好的视线；认真检查刹车系统，保障在湿滑路面上能够安全制动。

发车后，驾驶员们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公交车。雨天积水严重，他们一路上稳稳地控制车速，避免因速度过快而导致车辆失控或溅起水花影响行人。遇到行人或非机动车，他们会提前减速避让。进出站时，他们做到“稳进稳出”，尤其是当有行人在车旁时，避免积水溅到行人身上。

在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公交人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担当。他们会下车查看积水深度，判断车辆是否能够安全通过。

如果积水过深，他们会及时与调度中心联系，听从指挥，采取改道或停运等措施，确保乘客的安全。

除了驾驶员，公交维修人员也是保障公交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当车辆在雨中出现故障时，他们会迅速响应，冒雨前往现场进行抢修。雨水打在他们脸上，他们顾不上擦拭；泥泞弄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也毫不在意。

公交调度员们则在幕后默默付出，他们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实时关注线路客流、路面积水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科学调配运力。在客流高峰时段和积水严重路段，他们会增加车辆投放，缩短发车间隔，最大限度地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

在这个八月雨季，公交人用坚守和付出，为城市撑起了一把“保护伞”，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让人们在风雨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心。他们是城市的摆渡人，用责任和担当，护送着每一位乘客抵达幸福的彼岸。

文/财务部 郝婷

夏末风来，盼秋至

今天去线路上检查车体广告，刚走到第一个站点，就觉出不一样了，往常总趴在公交站牌广告牌顶部的蝉，今天没怎么叫，只偶尔发出一两声“吱呀”，有气无力的，不像夏天那会儿，一群蝉挤在广告灯箱边，吵得人跟司机确认下一班车时间，都得凑到车窗边拔高嗓门。我掏出磨了边的笔记本，蹲在站台边核对广告画面：3路车的汽车广告、7路车的洒水广告，都得记清画面内容及有无破损等。风一吹，纸页哗啦响，这风也没了前些天的燥热，吹在脸上还挺凉快。不像七月最热那阵，刚走出公司大门，后背的衣服就黏在了身上，检查完三个站点，汗能把笔记本的边角都浸湿。

正记着，5路车缓缓靠站，司机师傅降下车窗跟我打招呼：“你看这树荫，比上个月密多了！早上六点出车，阳光都晒不着腿，不用像之前那样，还得搭块布挡着。”

我笑着应下来，绕着公交车仔细看广告贴得牢不牢、有没有卷边，正巧看到车轮轱辘边落了几片树叶，叶子尖儿泛着点浅黄，不像夏天时那么绿得发亮，用手一捏，也少了几分脆嫩。夏末的日子，就像公交广告换画似的，慢慢过渡着——蝉鸣弱了，风变凉了，树叶也悄悄换了颜色。我盼着秋天快点来，检查广告时不用顶着大太阳跑、不用总擦汗；能穿着薄外套跟车，路上还能闻着街边的花香，想想都觉得惬意。

文/广告公司 马璐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立秋那天，微信朋友圈接连在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认真讨论奶茶口感的几乎没有，我看了那么多奶茶图，也还是不知道各家网红店的奶茶除了“香甜，温暖”以外还有什么特色，所以一杯奶茶，有的意在秀恩爱，晒一杯奶茶再晒一张甜蜜的520元红包截图；有的意在跟风，以表明自己对周遭世界的敏锐，别人都有“秋天里第一杯奶茶”，我为什么要落下？绝不！有的意在跟风秀恩爱，别人的男朋友或爱人都给自己第一杯奶茶的红包。喜欢跟风的我自然少不了第一杯奶茶的制作。

正好家里有孩子自己制作奶茶剩余的材料，奶油、茶叶、牛奶、果葡糖浆和雪克杯也都现成。于是回家便兴冲冲地做了奶茶我选用的是一款墨红玫瑰窨制的九曲红梅，玫瑰的馥郁不夺红茶的果香和蜜香，加了牛奶、稀奶油和少许糖浆摇匀，香甜醇厚加重了，红茶原本微弱的收缩感几乎

没有了。自然，我用的是自己喜欢的英式下午茶茶具，还少不了配上点心和水果。随即我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受到好评和吐槽无数。好评的或者是出于客气，或者是对我做奶茶所用真材实料的赞许，有的还表示下次想来我家喝，我欣然表示欢迎：

从大潮流看，我属于心甘情愿崇拜“后浪”的那种“前浪”，我跟风也好，崇拜“后浪”也好，都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要与我自身的兴趣爱好、审美取向有兼容性的，而不是照单全收的。跟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在我这里，属于走样了。但走样归走样，此后的日子，从跟风到兴趣爱好的融合更是岁月里的暖意。秋阳透过窗外的开始微微泛黄的树叶，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照进我家洁净的茶几，我端一杯奶茶，捧一本小说，沉浸于其中。

文/天然气公司 柳秋迎

秋

八月，是夏末与秋初的交界，像一条被阳光晒得微暖的河，悄悄改换了流向。蝉声不再高亢，却带着金属般的余韵，一声一声，像为盛夏做最后的谢幕；而风，从远方赶来，穿过了稻田与桂花树，带来了第一缕清凉的预告。让我们在这一刻停笔，把对秋天的所有期待与憧憬，都写进这篇小小的札记里。

蝉鸣：声浪从高到低，像一段渐弱的和弦一样。最后一次听见“知了”时，不妨向它挥挥手——明年再见。

风：先是试探性地掀起书页，继而翻动晾晒的玉米；它把稻田吹出一层又一层的涟漪，像大地在深呼吸。

颜色：树叶尚未黄透，但边缘已出现金褐色的“晕染”，像油画笔蘸了蜂蜜，轻轻扫过。

味道：傍晚的巷口，糖炒栗子机开始转动，乌黑的砂砾间爆出第一粒裂壳的甜香——那是秋天递给城市的名片。

亲爱的秋天：在你抵达之前，我已把热烈与躁动折叠好，收进夏天的抽屉。我想向你预订：一枚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柿子；一场不打伞的细雨，让我把伞转交给身旁的银杏；一段可以慢慢散步的黄昏，路灯像橘子的切片，一盏一盏亮起。

文/检测站 陈文龙

小巷秋风

人说“清霜生古巷，黄叶舞秋风”，纭纭城市，大街易寻，小巷难觅。“登山临水长空净，夜深篱落一灯明”，不由得想起故人依依，化作了难见的古巷悠悠；留几声雁叫西风，见不得深院清秋。

顾城专于朦胧诗，曾写过一首《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词句寥寥，艰涩难懂，长期以来被视为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朋友曾问我做何解，回道大约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之语，总是敌不过“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晦涩。

生于七零年代，朦胧诗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当年朦胧五子，江河、杨炼不知所踪，只留了些许江湖传说；北岛背了行囊改了国籍，换做了国际友人；舒婷凭了一首《致橡树》洗尽铅华，还曾写过《真水无香》散文集，早已扔了“朦胧”大旗；单一个顾城，生得扑朔死得迷离，总算是“朦胧”到底，终究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一代人。

真正的故人是李商隐，堂堂占了“小李杜”之名，绮丽又秀于温庭筠，传了“温李”于后世，一手无题写尽纤纤念念人、盈盈远远乡，也不枉了“朦胧鼻祖”的大名。

归咎于政治斗争和牛李党争，李商隐的仕途高开低走，所谓“欲回天地、零落江湖”，比刘禹锡还要差上一些，自然少了“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气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古代知识分子在政治失意之后，往往把一腔才情投诸于感情。李商隐也不例外，隐晦的无题诗无非是寄托希望于爱情。坊间传闻，“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可当诗人渡了巴山夜雨，却真的是归期无期。他的夫人逝于他在四川梓州的幕僚任中，给《夜雨寄北》画了一个并不完美的休止符。七年之后，李商隐溘然长逝，无题戛然而止，留下了无端的锦瑟和不尽的蓬台。

文/营运部 邬国婷